

Justin

Bieber

of Shanghai

上海滩的 贾斯汀·比伯

Justin Bieber of Shanghai

老王子——作品

“你们俩谁比较厉害？”

“那还得是我。他只跟姑娘们恋爱，而我敢跟她们结婚。”



四川文艺出版社

ONE
book

上海滩的
贾斯汀·比伯

Justin Bieber of Shanghai

老王子——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滩的贾斯汀·比伯 / 老王子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11-4657-2

I . ①上… II . ①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2256 号

SHANG HAI TAN DE JIA SI TING BI BO

上海滩的贾斯汀·比伯

老王子 作品

责任编辑 程 川 周 轶
装帧设计 雾 室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7 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57-2
定 价 39.00元

CHAPTER 1

虹口区的狡兔少女 1

CHAPTER 2

骨头在曼哈顿疼痛 13

CHAPTER 3

无意走进你的梦 25

CHAPTER 4

不过是灰烬 37

CHAPTER 5

脑中的炸弹 47

CHAPTER 6

像一道微光 57

CHAPTER 7

塑料偶像之歌 67

CHAPTER 8

敲响黑暗之门 75

CHAPTER 9

你在另一条船上 83

CHAPTER 10

冷漠与热情之间 91

CHAPTER 11

漫长的白日梦 101

CHAPTER 12

被浪费的告别 111

CHAPTER 13

太阳在午夜升起 123

CHAPTER 14

用眺望掩饰欲望 135

CHAPTER 15

花园毁灭以前 147

CHAPTER 16

金色的日子 159

CHAPTER 17

那些走掉的人 169

CHAPTER 18

最后的祝福 179

CHAPTER 19

夏日黄昏徐徐降临 189

CHAPTER 20

生命只是个诺言 201

尾声

编后记 215

外篇

最初发表的短篇小说

《上海滩的贾斯汀·比伯》 219

虹口区的狡兔少女

赵林不跟毕可文（或者叫贾斯汀）联系很久了，也不想再提他的事。最早，赵林只是拿他的事当段子，和小姑娘吃饭时说说，希望引起小姑娘们对自己的兴趣。然而最终小姑娘们却都只想认识毕可文，这让赵林不是很高兴。

后来有天赵林和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聊天，说high了。姑娘走后，他突然萌发了把这些段子写下来的念头。赵林一直爱写点什么。过去写博客、写豆瓣，现在写微博、写朋友圈，虽然没有写出什么大名堂，但他自己挺得意。他靠着写点什么来装点自己并不美妙的生活。后来这个故事竟然发表了，发表在一个网络杂志上面。但反响很一般，除了不喜欢，甚至还有人骂他。读者们觉得这个故事没头没尾，三观不正，说他写着写着就开始瞎编。但其实这些都是事实。由于缺乏想象力，有些场景，连对话他都没改，自己读着都像原音

重现。读者骂他，他又气又糊涂，大约不应该没有经过文学处理就发表？但文学处理到底应该是什么？是虚构或者掩饰？把A或B做的事情改改串串？就真是如此又有什么问题呢？需要为尊者讳吗？赵林从来没有把这些想清楚过。

杂志编辑七姐是赵林的伯乐，一直安慰他说，网友可能过于年轻了，你写得还不错，起码我喜欢。

年轻不是挺好？赵林今年三十五岁了，常常想讨年轻读者的喜欢而不得。他觉得自己大概已经过时，他很失望。不过这两年很多事都让他失望，他也习惯了。

他和七姐聊天，说我朋友里真有这么一人，还给她看了一眼毕可文的帅照。七姐劝他，你要么把这个人的故事多写一点出来？赵林嘴上答应着，但日子一天天过，他也没有当回事。毕竟那个网络杂志的稿费也不高，赵林当时收入还不错，他并不着急。

赵林真正动心去认真写这些东西是在最近。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好干的了，辞了工作，也没什么朋友，他好像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在生活中曾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痛苦与悔恨每天都在吞噬他对生命的期望。这段时间他静下来在家里认真看了不少书，都是过去的旧书。他买了不少世界名著，但真看完的没有几本。悔恨推动着他，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情人》《包法利夫人》《百年孤独》《青春》

《耻》《战争与和平》……最后他觉得自己最喜欢的是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因为他在主角雅夏的经历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想象着像雅夏那样自我囚禁，但现代社会已经没有近代波兰的那种犹太教生活体制，他也想过隐居、出家或者信教，但又都不得其门而入，他热衷了一段时间自我惩罚的手段，但都觉得逼格不够，也无法彻底获得安慰。中国社会留给他这种自我放逐者的选择很少，他觉得自己活着耗水耗电，徒添麻烦，最后想要么还是等死算了。

但有了这个想法以后，赵林也并没有豁然开朗。近年来，大约由于病了老了，智力减退，脑里常常一团糨糊无法思考。他想死，也不想马上死，他能去哪儿？他到底应该怎么办？他智力着实不高，想一会儿，便会忘记之前想的。再加上痛苦，他的脑中已无任何坚实之物，念头总是刚刚聚合又瞬间崩塌，像夜空中的黑鸟。最后只剩下一个笨办法：像小时候求证明题那样，把想到的一些记述下来，写写，想想，凡事都把来处归置清楚，然后让这些落笔之物决定他何去何从。

赵林跟别人说毕可文的段子，都是说毕可文睡姑娘的事。他自己姑娘睡得少，但很爱说毕的八卦。这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好，但却又是事实。自打开窍起，赵林见了色情的东西就走不动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常。他也观察别人，但并不能确定别人是不是和他完全一样。但他不傻，知道自己不能把欲望挂在嘴上，也不要让别人，尤其是女生觉得自己猥琐。因此，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自我

矫饰。走上社会，人们都说他看起来很正气，像翩翩君子。赵林自己挺得意。但这话的另一个意思是，他有一张不令人产生欲望的、不怎么好看而且平庸的脸。

在赵林和毕可文这代青年的成长阶段，社会风气保守，女性的欲望是含蓄而内敛的，它不像男性欲望那么有攻击性，所以他们并不明白它如何运转。色情片与文艺作品中对此的描述往往流于表面，也没有真正的指导意义。赵林在有性经历之初，也仍旧觉得不甚了解。究其原因，还是要归因于他过于平庸。

赵林对女性欲望的洞察力，在他彻底成熟后才渐渐养成。那时，他已经和叶小枚同居在一起，有了稳定的性生活。而在这之前，他常常要花费很多精力和金钱才能骗到一个比他小上三四岁的、更懵懂的女孩。她们对自己的欲望尚一无所知，彼此之间的互动往往就更糟得没边。

毕可文比他幸运得多。他长得很秀气，骨骼不大，手脚修长，虽然不是很强壮，却有着匀称的比例。更重要的是，他的五官很精致，细长的单眼皮，有一点像日本影星浅野忠信，表情慵懒随意，挂着一丝略带讥嘲的微笑。他很白，脸上还有淡淡的雀斑，这没有给他减分，反而陡添几丝洋气。他有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的生动面貌。有些男生会觉得他欠揍，但多数时候他都讨女生喜欢。在刚进青春期的时候，毕可文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优势。女生们把他评为班草，

没谁看到他不脸红的。跟他传绯闻的姑娘，会变成校园明星。他早就可以睥睨同龄的姑娘了。才上初二，他已经能轻而易举地获取高二、高三学姐们的青睐。其实不止高年级的男生会到低年级“选拔”漂亮学妹，高年级的女生也会这么做，但不普遍，且前提是，这个男生真的非常特别。比如毕可文，他一年一个样子地成长着，而且没有长歪，在十七岁生日当天，当时的女朋友，一个高四复读班的女生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了他。

毕可文和赵林这样的人，本不会成为朋友，毕竟他们在食物链中所处的位置差距太大。恋爱就像打猎，赵林在屡战屡败中已经懂得，要离毕可文这样的小白脸远一点，免得自己什么猎物也打不到。毕可文则要随意一些，他眼里根本就没有赵林这类人，他忙着处理黏在自己手上的猎物都来不及。

他们的认识是因为何妮妮。何妮妮是赵林的同事，他们在同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赵林是1978年的，何妮妮是1986年的，毕可文是1982年的。赵林是何妮妮的领导。后来何妮妮把自己的闺蜜叶小枚介绍给了赵林做女朋友。然后很自然地，赵林也认识了毕可文。赵林按广告公司的风气叫毕可文的英文名“贾斯汀”，或者“贾老师”；毕可文叫赵林“老赵”，或者“赵总”。

一开始，两对男女还搞一些四人约会，后来因为兴趣点的关系，常常会变成俩男人一起聊天，俩女人一起逛街。赵林和毕可文喜欢

去北京西路一个日料店。这日料店就在赵林公司附近，是上海很常见的一种，以一个日本姓氏作店名，叫“大仓”。大仓在市区只有两家分店。店主姓谭，是个中年男子，很有腔调，瘦瘦高高的，常年穿T恤和牛仔裤，留莫西干短发。他早年在日本打拼，娶了日本老婆，三十多岁回上海，开了这家店。大仓的店面不油不腻，窗明几净，趴在上面不用忧虑袖管污染，卖的东西价格适中，制作考究，口味也优良。谭老板总是心情很好地在店里晃荡，补服务员的位，跟客人恰到好处地聊天，协助收银……他能记住每一个客人，能在客人下一次前来之时马上叫出对方的姓氏，并投以“您今天又来了”的熟人目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盛夏还是严冬，这家店卖的干姜水总是非常好喝。干姜水是进口罐装品牌里优选的，那种屈臣氏之类的货色早早就被剔除了。再配以冻过的杯子，晶亮的食用冰块，有沁人心脾的效果。一口下去，让人觉得灵魂都要直立行走。

赵林和毕可文都喜欢喝这家的干姜水。一个冬天的午后，何妮妮和叶小枚去做脸了，赵林和毕可文则钻在大仓，享受着暖气，喝着冰干姜水，吃盐水毛豆、芥末章鱼和烤银杏。

那不是他们第一次聊天，但却是聊得比较深入的一次。一开始两人在说吃，然后才辐射到其他，他们互相分享新知，也建立了不少共识。类似午餐肉要下火锅煮才最好吃，可口可乐要易拉罐装的

才能喝，色彩或者设计复杂的衣服最好不要买，新买来的东西要细细地把标签完整剥掉……诸如此类。以前赵林没啥自信，觉得自己一个男人关注这些挺娘，但和毕可文一交换意见，有一种找到同类之感，于是重新建立了自信。而毕可文觉得这个大哥，或者说“长者”还挺真诚挺健谈，同时他觉得跟赵林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会有利于何妮妮的工作，因此也颇为主动。

再后来，俩女人来电话，说脸做完了还想做个身体，于是两人接着聊。最后，就开始交换性史。首先是扳着指头比数量，赵林输得北都找不到。接着比离奇程度，赵林又是瞠目结舌。他三观尽碎，只好俯首称臣，把舞台让给毕可文，让他一个人唱独角戏。毕可文讲的故事里，令赵林印象最深的是“虹口道场狡兔少女”的故事。“狡兔少女”之说也是来自交谈中赵林的一句感叹，当时他脱口而出一句：“这姑娘他妈的简直狡兔三窟嘛。”

那是毕可文刚毕业时的事情。毕可文是南京人，毕业了打算留在上海。但他打定主意不想过那种天天坐班的生活。他想通过做自由摄影师来养活自己。他自降作为本科生的起薪要求，跑到影视公司做摄影助理，跟着摄影师当学徒。这个选择很有魄力。当时他去的那个影视公司在虹口，他就自己租了个小房子在虹口足球场边上。摄影助理这个活儿，出勤一次每天给300块，就是个现场服务员，开工的时候没日没夜，不开工的时候闲得蛋疼。

在闲得蛋疼的某日里，毕可文晃荡着，和其他三个大学同学一起去凯旋路育音堂看摇滚乐队演出。演出开始前，四个人穿着皮夹克，在凯旋路口的斑马线上模仿披头士，然后顺手拉一个路过的女孩儿帮他们拍照（后来赵林去他家，他还给赵林看了电脑里的这张老照片，上面只有四个城乡接合部F4，离披头士十万光年）。

演出开始后，他们发现台上那个换了网袜皮裙风情万种的女主唱就是拍照的姑娘。四个人乐了，思量一番，在演出间隙，壮着胆子一起去套近乎要电话号码，姑娘也挺大方直爽，大声就报出来了。四人存好号码都给姑娘发了消息，然后兴冲冲地分头回家了。毕可文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马上联系姑娘的人。他没有在中国和中东都很常见的青春期性交不充分综合征，他并不着急。这要换了赵林，肯定就是穷追猛打的节奏。

但当晚毕可文看完演出，在家楼下吃夜宵的时候，姑娘突然给他发了个消息：你在吃夜宵啊？毕可文吓了一跳，一回头，看见了背后不远处的主唱姑娘。姑娘正咧着嘴笑，你也住这儿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姑娘说，来要联系方式的人多了，但要了联系方式过了一个小时在家门口碰见的，你是唯一一个，毕竟上海这么大。毕可文也蒙了，这不睡简直对不起老天。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地饭吃了一半就回了。头一晚在毕可文家，后面一晚在姑娘家。开始也就是搞搞床上的花样，后来翻新了。

姑娘有天晚上一进门，没脱衣服，先拿出一把钥匙说，今天我姐不在家，我们去她家玩。

毕可文没想到还有这福利，于是两人心急火燎地出了门。在凌晨的大连西路上一通走。

赵林插嘴问，这么急还走着去啊？毕可文说，打不到车，太晚了。

凌晨出来外面天有点冷，但所幸当时尚是初秋，也不至于太过分。昏黄的路灯下，黄叶落了一地，毕可文和姑娘紧紧依偎着走。毕可文感叹说，太美了，那个夜晚，姑娘也特别好看。他看看一脸羡慕的赵林，又说，虹口的晚上和白天就是不一样，有一种很神奇的光线和气氛，我给她拍了不少照片，可是后来都没有了。

姑娘的姐姐是个护士，那晚值夜班去了。姑娘说，我姐姐急着嫁人呢。毕可文说，是吧，那她去相亲吗？姑娘说，相亲能相到什么好的。毕可文不说话。姑娘说，要么我把你介绍给我姐姐吧，你和她结婚，当我姐夫好了。毕可文还是笑笑不说话。姑娘哼一声不理他。毕可文想想又说，那你把你姐姐照片给我看。姑娘说，一会儿她家里。

最后两人拐进欧阳路一个小区，灯都没开，在姐姐家的沙发上，

先挥洒了一记青春。然后姑娘光着腿起来，去写字台上拿姐姐照片，毕可文躺在沙发上，看姑娘细细的小腿，边看边抽烟。姑娘腿一踢说，禽兽，不要把烟灰弹在沙发上。

姐姐没有姑娘好看，也略有些丰满。姑娘看看毕可文的表情说，我姐姐皮肤好，胸很大。毕可文不说话。姑娘说，你不会真看上我姐姐了吧？毕可文笑，姑娘打他。两人转战到卧室。

下楼以后，路面上是凌晨出摊的黑暗料理。两人抽光了荷尔蒙，坐在冷风里，喝馄饨。但是好开心。真的好开心。毕可文说，当时觉得有点难过，但现在想想，还是开心的。

赵林问，我靠，这多开心啊，为什么难过？毕可文说，因为姐姐不好看啊，不然还能认识一下。赵林听得几乎暴走，但是忍住了。毕可文又说，后来又去过几次姐姐家，但是都没有第一次感觉好。赵林说，那还去过别的地方吗？快说快说，不要挤牙膏。

后来过了一段，姑娘又很开心地出现了，说，我阿姨全家去东南亚了。阿姨家也不远，在曲阳路一个小区的高层里。毕可文问，阿姨是姐姐的妈妈吗？姑娘说，是啊。阿姨家比姐姐家大，比姐姐家装修得豪华，而且是顶楼。

两人先在阳台的钢丝床上睡了一觉，醒过来，一起趴在栏杆上

抽烟。

你们都抽什么烟啊？赵林插话。

骆驼。毕可文说。

姑娘问，贾斯汀，你会唱歌吗？毕可文说，不会。姑娘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毕可文说，好。姑娘唱了一首《夜上海》。毕可文说，你不是唱摇滚的吗？姑娘说，这会儿不想唱那些。贾老师不说话。姑娘跑到里间拿出一把吉他，又唱了一首日文歌。毕可文说，我不会唱歌，我给你演一段话剧吧。姑娘笑。毕可文捏紧嗓子，在阳台上对着凌晨灰白的虚空，“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毕可文演完，扭头看到姑娘。姑娘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说，贾斯汀，你个坏蛋。

赵林从来没有看过毕可文演话剧，在他的坚持下，毕可文坐在日料店里，把文艺青年中已经烂大街的《恋爱的犀牛》的第一段演了一遍。赵林工作久了，疏于搞文化，听得头皮发麻，觉得毕可文真是太文艺，太会忽悠姑娘了，自己这个朋友，真是交对了。